

《中国行脚》系列 2010 NO.18

上海 (3) 2010, 9



宋剑耕



走出上海“下只角”，来到人们印象中的上海“十里洋场”代表地——南京路。老租借地的洋建筑，尽管都有点“年纪”了，与新建华夏相比，只矮不逊，颇有上海“老克腊”的气质。

我1966年学生“大串联”时首次来上海，仰望着中国最高的建筑国际饭店，心想，啥时挣钱了，也进去开个洋荤。15年后，我还真的进去吃了顿大餐，还是民国时期国际饭店总经理安排张罗。他是妻家的“雅梭”（爷叔），典型的“老克腊”，搞了一次妻方三十年来劫后余生的海内外亲眷重聚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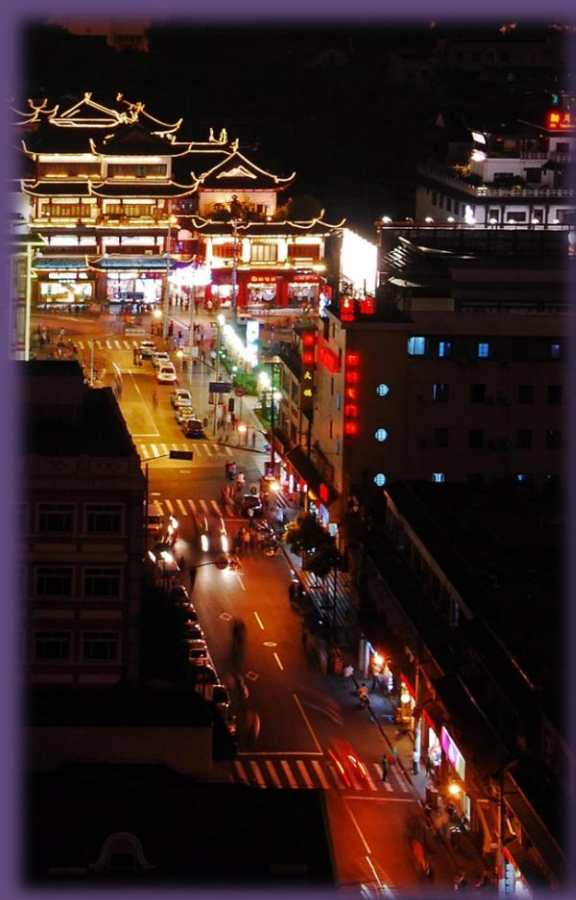
记得上世纪八十年代初，上海组织各界专家成立了一个智囊团，总结三十年来上海经、社、科、教弊端，上书整改方策。我研究生毕业不久，在恩师提携下进入该班子秘书处兼职。在整理各家“上书”时发现一篇文章，赫然题为“恢复上海十里洋场，再现东方不夜城”。

我认同作者（后来当了中国社科院的副院长，江泽民的高参）的针砭——“上海所有商业区晚八点都关灯打烊了，南京路、淮海路如同鬼街”。可我也有悖念——搞“不夜城”？那得用多少电啊——上海三天两头停电、限电呢！



如今上海，洋场岂止十里，不夜岂止城市，郊区乡镇也遍开“东方夜巴黎”、“拉斯维加斯夜总会”。





老城厢自是不肯让老租界、浦东齐美，每晚也亮出老城特色的“月上柳梢头，花市灯如昼”来。哪怕是在黑寂的老弄陋巷贫民窟，也要争口气，绽一朵民族之花。



放眼浦江两岸的不夜城，自然是浦东陆家嘴的灯光辉煌过浦西外滩很多。瞧着那色彩变幻、霓虹闪烁的对岸，我更喜欢老外滩。也许是我们这代人的审美标准已经定型了。





那时智囊团的眼光已触到了浦东，但发展方向没看准，不少人主张在黄浦江对岸沿岸线发展造船业，在老江南造船厂两翼搞十几里的中国最大的造船基地。他们中的不少人都没有活到今天，若看到江南造船厂——中国最早、最大的造船企业为2010世博会让地盘儿，迁到远离市区的长江口长兴岛，不知会作何想。



浦东拒绝传统工业，拒绝浦西老厂移迁扩散到这里——当年智囊团的老专家们错了。浦东规划是九十年代做的，起点非常高。金融、高新技术、现代农业是这里的经济特色。因上海贝尔公司给了女儿“offer”，我们一家三口来到浦东的张江高新技术开发区，了解贝尔附近的吃、住、行。这里的生活小区又高了浦西一个层次，密度低、环境绿、空气好。因外国居民不少，这里还建了国际学校和教堂。



若论“国际化”，上海是中国城市之最，北京也服气。这不仅仅是时下外企、外侨的多寡，更多的是居民心态上的一种海外文化趋同和西洋风尚皈依。“海派”与“京派”大相径庭。上海的国际化毕竟是1842年以“第一个丧权辱国”的中英《南京条约》为发端的。作为圈定的五个通商口岸中的最不起眼的的一个，上海的“洋务”的规模很快超过广州、厦门、福州、宁波这四个名城大邑。八十多年的工夫，就跃居东方第一大城。

试问一下，这功、过怎么评说呢？坚船利炮打开了五口通商，辱国乎？兴国乎？抑或先有大辱才有大兴？不管怎么回答，李鸿章所言极是，自那时起，中国面临“三千年未有之变局”。漫长的封建社会一经资本主义挑战便节节溃败，七十年后就终结了。继之的冠以社会主义的后封建社会，封、资、修统统反，以几千万生灵荼毒的代价也未能压倒西风。也就五十年吧，名存实亡了。





想想共和国最初的30年时间，当局率领中国最大、最成熟的一支工人阶级队伍一直试图抹掉上海那种以租界、十里洋场为标签的文化特征，非但不成，还把个上海弄得灰头土脸，没有可传的非物质文化，也没有值得保护的新建筑。又花了30年，当局重整洋务，成就很大，建筑领域几乎成了外国建筑师的乐园。可连带着，在形成了庞大的白领中产阶层时，无可奈何地将依靠了30年的工人阶级边缘化了。





当年曾在愚园路口的“红都电影院”看过电影，觉着里边怪怪的，不像是电影院的结构，一打听才知道它改建自有“上海滩纸醉金迷文化符号”之称的百乐门舞厅。民国时期这里的故事很精彩，有情、泪，还有刀枪、手榴弹。张学良、徐志摩、卓别林都因流连百乐门而上过新闻，美国援华抗日飞虎队陈纳德将军与陈香梅的婚礼就在这里举行。以百乐门为背景的影视、文学作品数不胜数。五十年轮回，刚进入21世纪，革命的“红都”终被“纸醉金迷”了，百乐门舞厅重新开张，还更上层楼地签约了不少职业舞男，挂牌价是职业舞女的5倍。舞女、舞男中不乏来自海外金发碧眼的洋人，虽然盛况火过当年，可没了故事。

不知曹禺笔下的陈白露、白先勇笔下的金大班还在吗？



当年上海流传着一个笑话，夸张了上海人的虚荣心——不怕家中着火，就怕路上跌跤——家中最值钱的就是外出时穿的衣服了。随着上海的国际化，上海人虚荣心也上了台阶。回国前陪妻去路易·威登专卖店买了5个 L.V. 女士挎包，妻说是送礼，那是上海女人时下最爱。在上海有很多富丽堂皇的名牌货商厦，门可罗雀，内中售货员多过顾客。商品价格远高过美国的同类商品。

难怪在美国去的那家专卖店里，顾客中黑发黄肤同胞占了一半，而且大都是半打一打的买。

怎么就想起了洪晃的杂文《上海情人》了呢？她将西方比作上海的娘家，将中国比作上海的爹。：…… 娘家带来的商人也都很厉害，就比如这叫路易威登的亲戚，一天在上海开了两家店，这在行当里都是没听说过的事情。实在太有实力了。如果上海是个情人，这就等于一个晚上干她好几回，太结棍了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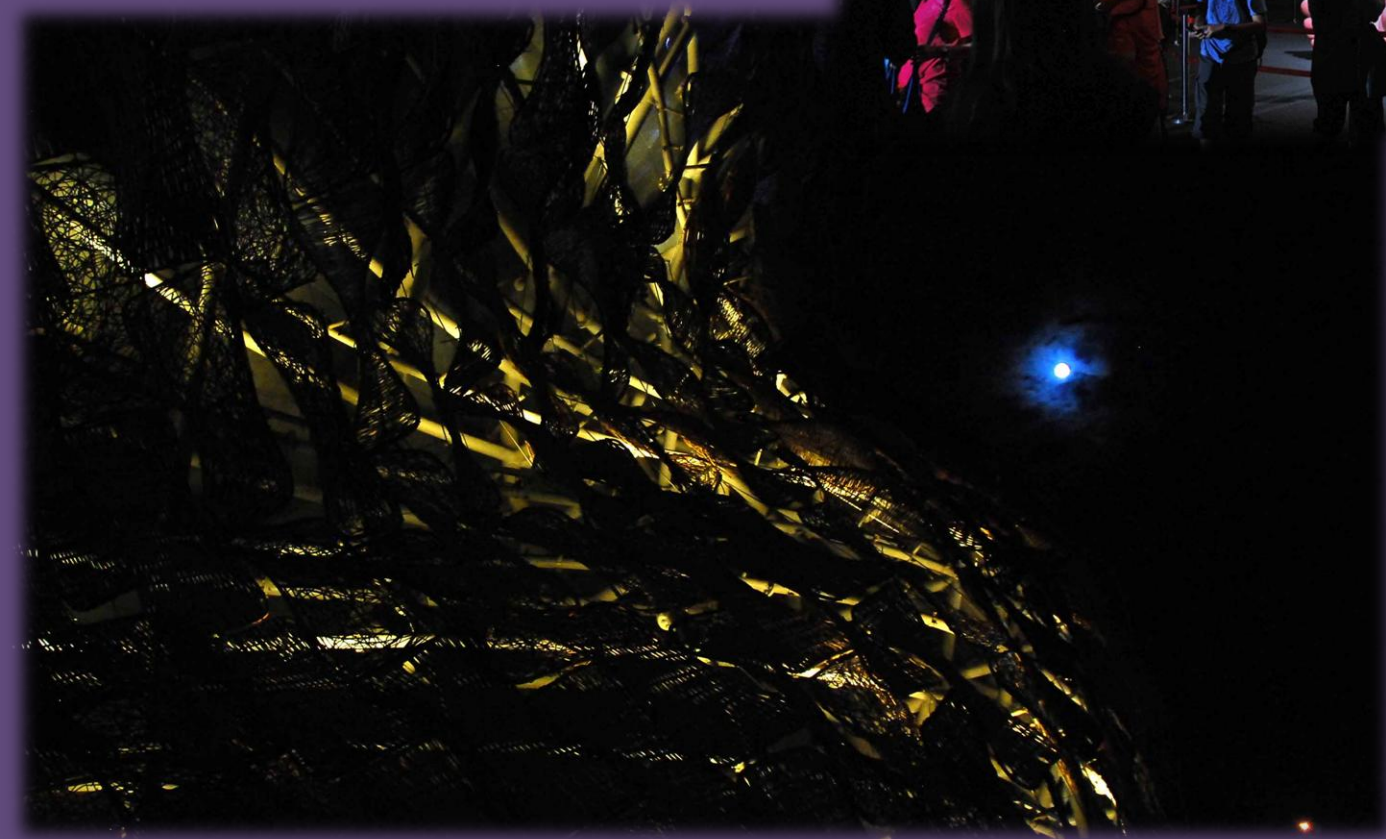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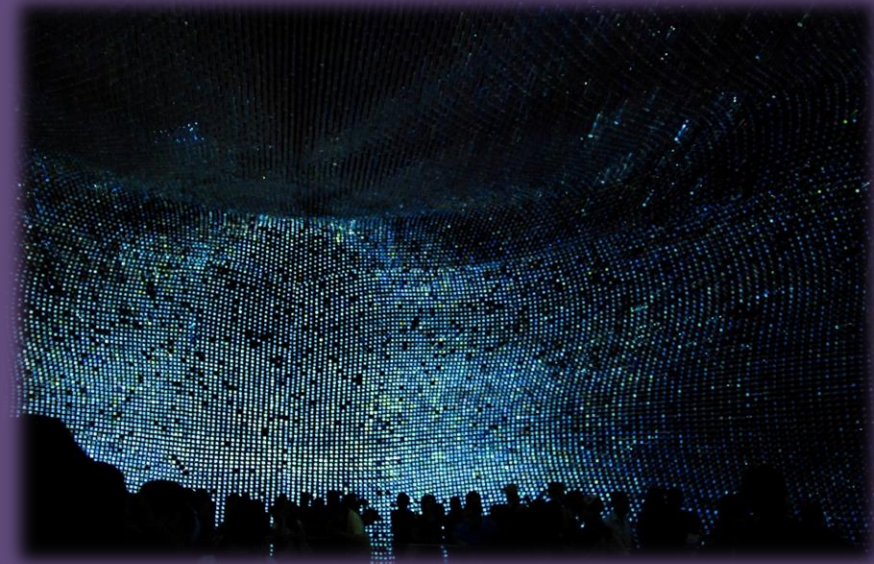
中国,特别是上海官方似乎要把全世界的人都忽悠来上海参观2010世界博览会,我也不幸中了招,不远万里来“轧闹忙”。早知白天人潮汹涌,就在傍晚五时后才来。上百个国家馆,只有非洲国家联合馆不排队。进去走了一圈,如同赶了个非洲大集,又看了一场村舞。

天气又闷又热，妻是走不了几步路的病人，进园后我就租了辆手推车，推着她在暮色中避着人流瞎转。想到大老远来了，好歹也看一个国家馆吧，于是就在一个用藤条织起来的西班牙馆前排上队，打好等待个把小时的心理预算。正随着队伍慢慢蠕行，一世博义工招呼我们出队，指着另一入口说老弱病残可走绿色通道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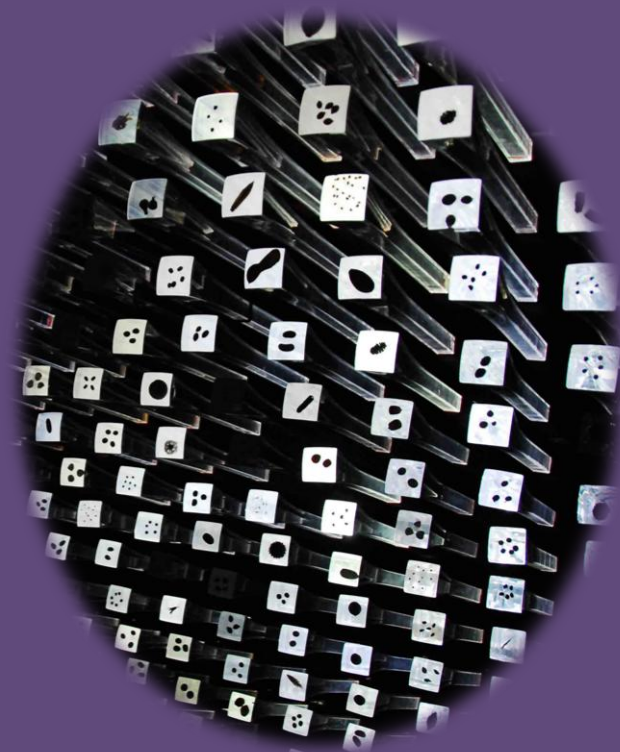


西班牙馆建筑就是个鸟巢，内中那个大男孩可表露人之56种表情。还有个视频节目是西班牙斗牛场面，配着立体声响，很有视觉、听觉冲击力。仅此而已。





各国千姿百态的展厅建筑中，唯有英国馆不像建筑，这就更吸引人流。有人说它像蒲公英绒球，有人说像玻璃刺猬。而它的理念是拯救日益灭绝减少的地球植物种类。数十万根光纤，每根底端都密封着一个植物种子，用放大镜封底。





中国馆是耗资最巨的唯一的永久性建筑。其宣传的理念是『九州清晏』？我没看出来啊。

在写这篇游记时，上海世界博览会刚落幕。在此前184天的官方铺天盖地的宣传浪潮中，一篇名为“上海情人”的杂文在网上流传。作者洪晃，人称“京城痞女”。她是这样写上海世博会的：世博会开在上海，这真是爹的英明。基本上是让娘家人都回来探亲嘛。娘家人各自支了个帐篷，准备让闺女和亲家的人好好看看娘家风光。娘家人支的帐篷什么样都有，花里胡哨的，连上海人都看不明白这帐篷里卖的是什么药。爹自己选了块高地，给自己支了一个巨大的红帐篷，爹家里小一辈的人也都纷纷赶到，支了个帐篷，等着跟上海的娘家人比比，串串门子。热闹得不行，倒是难为了上海这个漂亮姑娘，照顾完东照顾西，忙得团团转。快累得晕倒。



我挺佩服洪晃的眼力、笔力，"京城痞女"绝非因其名门血统而浪得虚名。她对上海是这么认为的：对于中国人来说，我们对爹的漂亮闺女一直抱着羡慕和嫉妒的态度。爹有时候整整她，我们都这么高兴，难道她漂亮就能胡作非为吗？真是的。家有家法，等着爹收拾你吧。但是我们都愿意去漂亮姑娘家做客，琳琅满目，就是比别的地方洋气，毕竟还是继承了娘的风度。

上海世博轴夜景



上海世博轴夜景



《上海情人》的收尾段对上海人和上海的爹可真不客气，尽管“痞”力十足，可不得不为她那“一针见血”击掌：这次世博会开幕，大家就更要奔到上海去看看娘家人摆得场面了，连上海人自己都闹着要去。试运营第一天，去了20万人，大家热情都非常高，踊跃得不行，跳栏杆，钻栏杆，不排队，垃圾到处扔。娘家人看傻了，爹乐了，心想，“看出来了吧，虽然背着娘家人卖的包，但是那德行一看就是爹养的。”



离沪返美时特地花50元搭乘了磁悬浮列车去浦东机场。当年花了巨资修了几公里断头线，如今因又因地铁2号线延长到机场就更没多少人乘它了。车轮一转就赔钱，不转也因庞大的动产、不动产维护还是赔钱，且是巨赔。最尖端的地面运输工具成了上海的鸡肋。纳税人买单吧！

搜肠刮肚也不知怎么结束这篇游记。偷懒一回，窃一段《上海情人》吧，挺生动的：

如果把城市比成一个人，那上海是全世界的情人。大家对她又爱又恨，爱她的人不一定真的拥有她，恨她的人也不一定对她不感兴趣。大家都知道上海是个漂亮情人，就是有时候穿得很糟糕，比如一顶东方明珠的高帽子，乱来的。还好人天生丽质，一顶帽子还不至于毁容。上海是个混血儿，外国娘生的，中国爹养大的。但是这城市就是跟娘亲，没办法。几十年没见娘，还是二里地外就能嗅着娘的气味。

家里养个漂亮闺女，总是让爹有点焦虑。一是怕女儿总惦记娘；二是怕全世界都惦记这漂亮闺女；三是怕这漂亮闺女跟爹不亲，老想私奔。所以爹向来严加管教，闺女对家里的贡献年年递增，越是这么孝顺，爹心里越是不安，就是不放心哦。

